

2004

蒲

劍

集

胡名延贈



行發居書學

蒲

劍

集

中華書局

集 劍 薙

元十價實冊每

著

者

鄭

洙

若

發

行

者

文

學

書

店

重慶新生市場五五號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先發印翻有所補版

版初月四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序

兩三年來關於屈原，寫了一些東西，也作過幾次講演，現在把那些雜文和講演錄乾集起來，成爲這本「蒲劍集」。

但除掉關於屈原的文字之外，還附帶着收集了好幾條雜文藝文學術的文章。如「駁說儒」與「讀賈處字說」，是抗戰前的作品，抗戰以後，也產於抗戰以後。

這兩部份的文字，有些是曾經收錄在「羽書集」，但到香港淪陷，「羽書集」毀版，到達了陪都來的恐怕不上一百部罷。重刻舊版，但字數將近三十萬字，要翻版也不很容易。因此我把那多帶宣傳性的文章除去，把多帶學術性的文章留存了下來。

這裏面，特別是「屈原思想」，「駁說儒」，「讀賈處字說」的三篇，我是有充分的自信的。希望讀者對於這三篇多提問一下。我相信可能對於讀者有所貢獻。我的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要靠這篇在這兒了。

「屈辱者」一傳，心緒一而再再而三，「屈辱」，是這一篇的主題。本集中都經過我嚴密的修改，可以作為定稿。

最近得到一篇「屈辱」，查出了這一篇與舊版不同的故事，可以補充關於「榮祿之花」和「屈辱」兩篇的不足之處。我把它放在下邊。

「韓慶相韓哀候，後遂其言，二人皆得志也。蓋吾古人制韓慶於朝。韓慶走君而抱之，遂弱韓而害哀候。」（自讀說下本改。）

此與「戰國策」所記相同，可證新改確係刪去了韓自盡哀候。但在同一書中卻又另外一種說法。

「嚴遂不替周君。」周君一忠之。謂沮已嚴遂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說林上）

據這看來，韓傀怕又好像是由於周君的陰謀。而說頗自顯語。如不是傳聞異辭，大約這個陰謀是有的。韓傀有見於此，而後來韓傀却果爲嚴氏之人所殺的確。

關於周君嚴氏韓氏人的故事也有傳說。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若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二人坐，袖因掩口告曰：王患有二，必亟聽衆。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怪然曰：刺之。袖曰：掩口而刺美人。」

「一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妬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悅爲之。王曰：夫知愛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以己爲妒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鼻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一掩鼻。王謂美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王詰問之。對曰：頃嘗言惡王鼻。王怒曰：刺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曰：掩刀而刺美人。」（內錯下六微）。

這則說辭然。由於得文易詳。後世遂因策而用，故其詞。從這則故事上，

可以看出鄭袖和楚懷王的性格。楚懷王是個喜怒無常的暴君，而楚伯。

又鄭袖有子。史說張儀傳，當楚懷王囚張儀，鄭袖去替張儀緩頰，以秦國將征伐楚國的話來威脅懷王的解饒；託過這樣的話「妾請母子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鄭袖既有子，則以「稚子子蘭聽鄭袖的兒子，是並不牽強的。

以上兩項本事，本應該分別寫為「棠棣之花」與「屈原」的書後，但那兩個劇本都已經印出了，只好附帶着寫在這兒。

鄭沫若 (卅一、四、十二。)

目次

落劍。龍船。鯉轍	一
關於屈原	五
革命詩人屈原	一一
屈原者	一六
屈原的藝術與思想	三七
屈原思想	五四
宣完五幕劇「屈原」以後	九五
我怎樣「棠棣之花」	一〇七
由墓外走到十字街頭	一二〇
屈原與我	一二六

清時模範

一五七

中蘇文化之影響

一六五

中國畫作之發展

一七三

中國畫作之發展

一七七

中國畫作之發展

一八六

文化與經濟

一九一

「民族形式」論

二〇六

關於「民族形式」的論議

二二五

新舊文學之斷交

二二九

關於新舊文學的斷交

二三三

「新舊文學的斷交」

二四四

「新舊文學的斷交」

二六〇

蒲劍。龍船。鯉幟

端午節相傳是紀念屈原的日子。據說屈原是在這一天跳進汨羅江裏自殺了。後人哀悼他，便普遍地舉行種種的儀式來對他作紀念。這傳說是很有詩意的，不過在古代在有些地方，也有把這個日子認爲是紀念伍員的，例如曹娥的父親便是以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流而上，爲水所淹死。大約伍員的死期也是五月五日。（左傳魯哀公十一年所說吳伍員與魯伐齊事，正在五月。）但後來卻爲屈原所霸佔了。

抗戰以來，因爲國族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生死和作品又喚起了莫大的注意了，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起來。特別在今年，有許多做詩的人竟

把這個節日定名為「詩人節」。所紀念的本是詩人，紀念的儀式又富有詩意，定名為「詩人節」，似乎比「天中」，「地臘」，「端午」，「重午」……這樣的舊名稱要來得新鮮一點。但我希望這個民族的大衆紀念節日，不要被解釋為少數的「詩人」所壟斷，那就好了。

端午節這個日期的確是富有詩意，覺得比中秋節更是可愛。前人有把詩與文分為陽剛和陰柔兩類的，象徵地說來，大概端午是陽剛的詩，中秋是陰柔的詩罷。拿楚國的兩個詩人來說，屈原便合乎陽剛，宋玉便近乎陰柔。把端午定為屈原的死日，說不定會是民族的詩的直覺，對於他的一個正確的批判。

有時候曾經把這一天當為邪辟的日子，大概就是因為是伍員與屈原的死日，兩人同是被一些邪辟小人所迫害而死了的，由民族的正義感竟把這個日子當為了忌日。這一天認為是百邪羣鬼聚會的日期，連這一天的兒子都認為不祥不讓他存活。例如孟嘗君是五月五日生，他的父親決意丟掉他，是他的母親私下把他養活了。漢朝的宰相王鳳也是五月五日生，他的父親也不想他要他，是他的叔父以孟嘗君的

故事爲例又才保存了下來。由這些故事看來，在古時爲忌避端午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兒女。這固然是當得剷除的惡習，但推原其故，實由於潔癖使然。在古時是認爲邪辟的力量太大了，幾乎爲人所不能敵，但由這同一的觀念所生出的良風美俗，却是對於邪辟的鬥爭。

羣鬼百邪害死了忠良，損毀了民族的正義感，故爾每一個人爲自衛和衛人計，都須得齊心一意的來除去邪鬼。先除去自己身心的邪辟吧，要以蘭湯爲浴，以菖蒲泛酒（俗間在酒中對以雄黃），不僅要保持身體的清潔，還要爭取內心的芬芳。更進而除去一切宇宙中的邪辟吧，以蒲爲劍，以艾爲犬（古時曾以艾爲人或虎），豈不是象徵着要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成爲驅魔的獵人，衛道的鬥士？這詩意真是十分蔥蘢，值待我們把它闡揚、保存、而且擴充——擴充爲民族的日常生活。薰豬不同器，邪正不兩立！

划龍船的風俗是同樣值得保存而加以發揚的，這和歐美人的競漕（boat race）具有同樣的國民保健的意義。在這健身的意義之外，尤可指示的，是它本身所含有的

的培養民族精神的作用。龍船競渡相傳是爲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實際上便是救被沉溺了的正義！正義爲那群所修復了，我們與同一切的邪辟鬥爭，即使是在狂瀾惡浪當中，我們就犧牲了。已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一定要把那正義救起。這是含有何等崇高意義的精神教育！這正是屈原精神和詩歌的形象化，以這來紀念屈原，我覺得是民族的共感所洗鍊了出來的最好的詩的方法。可惜這意義，多少是失憶了，儀節僅存着化石的形式。現代的詩人們不是應該把自己的生命來加以吹渡嗎？

端午節的風俗在日本也是傳播去了的，蒲劍蘭湯，形式上差不多沒有兩樣。龍船雖然沒有，但有「鯉鱖」(Kobachou)的變異出現。在五月間，日本的鄉村農家差不多每一家的空場裏都豎着一根旗桿，在上面掛着一個或一個以上由小而大的布製鯉魚。魚有紅黑兩種，小者數尺，大者丈餘，肚腹都是空的，一有風，便爲氣流所貫，在空中飄蕩起來，儼如魚在游泳。日本人以五月爲男重節(以三月爲女兒節)，一家有多少男兒便掛多少鯉魚。這用意不用說是中國的鯉魚跳龍門的演化，但用以爲端午的一種裝飾，在中國不獨沒有，且它的母家。或者也怕是出於誤會的轉徙吧。

鯉魚所跳的龍門是河津的龍門，而楚國別有江濱的龍門，即楚國的東門，所謂「
溫夏首而西浮兮，廟龍門而不見」，便是這南方的龍門了。因為南方也有龍門，故
古人謂鯉魚表示追慕的象徵？不過就發展的意思，在日本是完全失傳了的，日
本人把「鯉鱖」是認爲了努力爭取功名利祿的表現。爭取功利之極則不惜犧牲他人
以肥自己，這是日本人的活生生的國民教育。

鯉魚究竟還未化成龍。要使日本民衆知道端午節的意義是在嘉飭自己乃至犧
牲自己以拯救正義，在東亞才能有和平出的一派。但是，龍說不定也可以變化而
爲鯉，或者確實的化為爲石，那更是我們所不希望的。敢於改端午節爲「詩人節」
的詩人們，多多努力吧！

（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關於屈原

關於屈原我在六年前曾經寫過一篇評傳，那裏面所有的見解，我到現在還沒有什麼變更。

照我的推算，屈原是生於西紀前三四〇年（楚宣王二十八年，周顯王二十七年）的正月初七，死於西紀前二百七十八年（楚襄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的五月五日。他是活到了六十二歲。

他是生在秭歸縣的人，據水經江水注：「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優隙漫，猶保屈原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室基，名其地曰樂平里。」

。」又所引宣都記，說亦相同。

屈原所處的時代是秦楚爭霸的時代。當時的中國的政治家分爲親秦派與反秦派的兩個陣營，所謂連衡便是親秦，所謂合縱便是反秦。楚國的懷王曾與爲縱約的盟長。楚國內部也有這門派的分立，屈原是反秦派的領袖。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等便是對於反對地位的親秦派的人物。楚懷王起初是相當信任屈原的，但因受了秦人的威逼利誘便漸漸和屈原疏遠了起來。結果是被秦人騙了去國死在秦國。

在這兒向來的歷史家都認爲屈原在懷王時代遭逢放逐。我却是錯誤了的。這是由於誤解了史記屈原列傳上的一句話。懷王入秦被圍，楚國人是大爲懷恨的，因此使責備令尹子蘭等人。傳上說：「楚人既怨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復反也。屈平既諫之，雖放流隨順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向來把這「放流」二字即解爲放逐，因此便生出許多齟齬。其實「放流」只是放浪，屈原被疏之後居於閑位，曾向四處遊歷過而已。事實上他在被疏之後，還出使過一次齊國，他無論在朝在野始終是反秦派的代表。

不過屈原被放逐了，那應該是懷王七年或其後的數年間。楚世家裏面有一段記載是值得注意的。

「懷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以悲親戚。諸侯咸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言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懷王囚秦的三年間，應該是反秦派抬頭的時候，尤其在懷王死後，秦楚斷絕了關係的三年間，更應該是反秦派氣勢的時候。屈原在這時候，不必便恢復了他從前在政治上的位置，但他在民情輿論上必然是居在領導地位的。他在這時候決沒有被放逐的可能。但秦的勢力膨脹得太迅速，楚襄王又不能切實的尊重民意，終於受着威脅，把殺父之仇都忘記了，而公然認賊作父。故在楚襄王的六年至七年間，在國策變更的時候，一定有一番猛烈的爭論。上層的執政者是偏向於屈原的，秦國的「第五」也在這兒發動叛亂。代表反秦派意見的屈原自不得不和他們作正面的